



5

青花传奇

郑筱丛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序

我以欢快的心情一口气读完了筱丛同志的长篇小说《枣花传奇》。作者是作品所反映的革命斗争的参加者，有实际生活，又能提炼群众的生动语言，在写作风格上注意了民族文学的特点，读起来亲切、生动。

打开卷首，很快地会把你带到枣林成片、道沟纵横的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境地中去。那里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和日本侵略者以及汉奸等民族败类，展开比山区更艰苦的平原游击战。他们在敌人据点林立的艰险情况下，用人工改造地形，把道路挖成道沟、地洞，利用苗禾和枣树林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斗争十分艰险和曲折复杂。敌人为了消灭坚持斗争的抗日军民，除了各个据点经常出动重兵扫荡外，还利用汉奸特务使出了各种卑鄙的阴谋和伎俩，破坏根据地的建设，但都被机智勇敢的军民识破并粉碎了，在对敌斗争中创造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

作品刻画出很多出色的英雄人物，描绘的战斗情节十分感人，表现了英雄儿女不屈不挠的战斗风貌，读后给人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作品的可贵之处是它运用群众语言来刻画人物，生动的歇后语用得恰到好处，显得分外真切生动。作者通过一些惊人的斗争情节刻画出很多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枣花是贯通

全书的中心人物，写得很出色，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高大而可爱的少女形象。由于她自身所受的苦难，亲人又遭杀害，所以她是怀着深仇大恨参加了革命，她不愿做地方工作，要求到第一线去当女兵；当她有了一颗手榴弹后，就凭着个人意志，不顾组织纪律悄悄地去找大汉奸白殿臣，结果只炸死了汉奸的老婆及其姘头，却破坏了一次战斗任务。可是这一错误的行动却把她勇敢、纯真的性格勾划出来了。后来在党的教育下，她成长为一个出色的游击队女指挥员，在对敌斗争中表现的纯真、勇敢和大胆泼辣的闯劲，是由于她从小跟杂技艺人学艺。她身轻如燕，有飞檐走壁和投掷飞刀等绝技，这就给她的斗争形象涂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作者较成功地刻画出一个现有的反映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中少有的妇女光辉形象。

另一个典型人物是陈天雷。他身强力壮，憨厚豪爽，除了手中的匣子枪，还背着一口大刀，在战斗中是一员猛将，他的性格粗犷、勇敢而有风趣，写得活龙活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给作品增色不少。

写到人民群众，作品出色地塑造了老村长。他原有几亩薄地，喂有牲口的小康之家，但是他不仅动员全家和全村人力支援抗日部队，而且把自己全部家底都无私地献给了革命，拿自己家的口粮供养革命同志，甚至倾其所有，变卖家具买粮给伤员吃，自己却饿得皮包骨头。他仅有的一匹大白马，是他买的一匹病马驹精心喂大的。在生活极度困难时，乡亲们劝他把马卖了换粮度荒，他宁肯挨饿也把白马送到骑兵连参军。这样一个质朴的村干部，写得真实真切感人。还有一个党外民主人士“老神仙”的形象，刻画得也很鲜明。这

位远近驰名的老中医，胸前飘着白须，手拄拐杖骑着小毛驴，到处给人看病，并秘密地救护八路军伤员。为了站住脚，他也给日伪军治病，为的是深入虎穴了解敌情，帮助抗日，经常出现在敌我尖锐斗争的漩涡中。最后为了救枣花，他在敌人面前凛然正气，壮烈牺牲，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他人物如焕青、梅影写得也有独到之处，但是只间接的写焕青作战英勇，打得敌伪胆寒，号称“活阎王”，但具体的战斗行动描写得较少，因而人物形象没有立起来。富家出身的知识分子梅影，作者写出她积极革命的一面，也写到她脆弱的一面，但是没有写出她转变和提高的过程，所以人物形象不够丰满。

整个作品的结构是紧凑的，注意了从故事中表现人物，情节跌宕起伏，一环扣一环，能吸引读者一口气看下去。如本书一开始，一匹白马驮着一个麻袋，在深夜的枣林里奔跑，后来在老村长的门前停下，并吆儿吆儿地叫着，原来是老村长被伪军掠去的大白马。老马识途驮着被汉奸抓去的枣花，摆脱了敌人，又回到了老主人的家里。情节的安排虽然离奇，但却合情合理。

统观整篇，由于作者熟悉这里的斗争生活，所以绝大部分故事情节安排使人感到很真实。但也有些地方稍有失真和人工雕凿的痕迹。这也许是作者缺乏军事上的切身感受或艺术表现力不强所致。对于正面人物也过于追求大团圆的结局。他们几乎都被俘过，最后都奇迹般地死里逃生。其实革命战争有战斗就会有牺牲，英雄人物在残酷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对读者会产生更大的感染力和艺术效果。这里是作品的不足之处。但整个说来，它绘声绘色

地刻画了不少生动的英雄形象，写出很多感人至深的战斗篇章，仍不失为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富有特色的好作品。

筱丛同志是童养媳出身的革命老同志，自幼家境贫苦，参加革命前没有念过一天书。参加革命后，她在冀鲁边区根据地长期做妇女工作，后来担任区委书记，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她熟悉当地人民和斗争，许多战友和人民的动人斗争事迹在激励着她。她渴望着从文学上把先烈所创造的业绩表现出来，留给下一代，使当代青年能继承和发扬我们的革命优良传统。可是，她没有写过文学作品，但却有着强烈的写作愿望。为了写这部书，她阅读和研究过大量的文学名著，并读了不少有关小说创作和形象思维等文艺理论。从1963年就和我讨论过如何写小说。1967年她被关进“牛棚”，一年半后“解放”出来时，人物、情节已大体有了轮廓。1972年开始写作，请教了不少作家、老同志、编辑，多次修改，多次重写，前后达15年，终于以她坚韧不拔的坚强毅力完成了这部作品。

筱丛同志的刻苦写作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但愿在这部作品问世后能读到她更多的作品，因为她丰富的斗争生活经历是她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加上《枣花传奇》的创作实践，她将会更熟练地掌握文学这个武器，写出更多更好、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来。

知 侠

1987年10月于青岛

目 录

(一) 奇怪的口袋.....	(1)
(二) 似梦非梦.....	(10)
(三) 张“阎王”的由来.....	(19)
(四) 一根锥子救了她.....	(24)
(五) 上“刀山”的小姑娘.....	(31)
(六) 无字“天书”.....	(38)
(七) “阎王”下“请贴”之后.....	(43)
(八) 干了一件大错事.....	(52)
(九) “声东击西”.....	(62)
(十) 春在溪头荠菜花.....	(70)
(十一) 活捉赵二蛤蟆.....	(76)
(十二) 仇人狭路相逢.....	(83)
(十三) 相女婿.....	(90)
(十四) 风雨之夜.....	(97)
(十五) 老神仙爷爷.....	(104)
(十六) 分歧.....	(110)
(十七) 陈天雷斗“猴精”.....	(117)
(十八) 输送生命.....	(123)

《十九》 爱情的萌发·····	(131)
《二十》 西施的名字敲开她的心扉·····	(137)
《二十一》 残存的火花·····	(144)
《二十二》 烈火中她有没冷却的心·····	(155)
《二十三》 虎口逃生·····	(164)
《二十四》 窃听机密的小女孩·····	(172)
《二十五》 挚友在险境中相会·····	(177)
《二十六》 小英子入虎穴·····	(185)
《二十七》 丽娟之死·····	(191)
《二十八》 笔杆子的威力·····	(198)
《二十九》 爱情风波·····	(204)
《三十》 “蘑菇人”的胜利·····	(212)
《三十一》 “侯小姐回婆家”·····	(221)
《三十二》 渡过黎明前的黑暗·····	(230)
《三十三》 妖女的指头比魔棍厉害·····	(237)
《三十四》 梅影失踪·····	(245)
《三十五》 金子一般闪光的心·····	(256)
《三十六》 离群孤雁的来信·····	(264)
《三十七》 深夜里的飞刀·····	(272)
《三十八》 救梅影出囚笼·····	(283)
《三十九》 爱情和友谊·····	(293)
《四十》 她与匪徒搏斗·····	(301)
《四十一》 张“阎王”指挥“鹦鹉”退敌·····	(307)
《四十二》 少女的心是难猜的谜·····	(317)
《四十三》 焕青牺牲·····	(322)

（四十四）调虎离山.....	（329）
（四十五）堂妹从血泪中觉醒.....	（338）
（四十六）不幸的消息.....	（344）
（四十七）绝处逢生.....	（349）
（四十八）耿耿豪气贯长虹.....	（355）
（四十九）寿宴上的枪声.....	（365）
后记.....	（374）

(一) 奇怪的口袋

阴云密布，寒风呼啸，雪花和黄沙在旷野中飞舞着，大地上的一切都笼罩在茫茫的夜色之中。这时，一匹狂奔的白马在风雪中时隐时现，穿过土丘、飞过交通沟，犹如一道白光闪进黑呼呼的枣林。枣树枝划得马背上的口袋唦唦唦响。

白马不停地跑，越过一个又一个村庄，穿过一片又一片枣林，浑身已经大汗淋漓，但没有放慢四蹄，它沿着小路奔向一个沉睡的村庄。不多时，跑到村当中，在一黑大门前停下，前蹄刨地，唉儿唉儿叫。它想进去，却没有谁来开门。整个村庄沉浸在静悄悄的梦中，只有平顶房上的柴草垛发出沙沙声。白马执拗地、不停歇地嘶鸣，终于惊动了黑大门里的人。

“他娘，你听，好象是咱的马叫。”老头儿把老伴推醒。

“老头子，你又在做梦，”老太太叹口气说，“也难怪你哟，买了人家一个病马驹子，象拉扯小孩一样把它喂养大，能耕地了，也能拉车了，却被那些该死的抢了去。”她在黑暗中抹眼泪。

“别叨叨了，仔细听听，”老头儿坐起来披上衣服，侧着耳朵谛听了一会，说：“没错儿，是咱的‘小白龙’，大概扫荡队进村了。”

老太太慌张起来，手忙脚乱穿衣服，还不停地叨叨：“天哪，该死的日本鬼子又来了，咱刚买的小毛驴再被他们抢走，可怎么种地呀？”

老头儿穿好衣服走到院子里，再细听，除了“小白龙”的嘶鸣没有别的动静。他对着门缝瞅，只看见一个白色的影子晃动，心想：“敌人来了，两扇门也挡不住。”他硬着头皮开开门。他看见的正是去年春天被敌人抢去的白马。

“我的宝贝儿，你怎么回来的？”老头儿扑上去，抚摸着马头，激动地说。白马伸着脖子，亲热地蹭老头儿的衣服，鼻孔噗噗地喷热气。这时，老太太也出来了，一见白马，高兴得直叨念：“阿弥陀佛，老天有灵，把‘小白龙’给送回来了，还驮来一口袋……大概是粮食。”她伸手摸摸，刚触着口袋，老头儿立即喝道：“别动！谁知道日本鬼子耍啥花招儿，万一是炸弹，会摸响的。”老太太好象被滚开水烫了一下，立刻缩回手。“天哪，白马回来还不知是祸是福哩！”她颤声叫苦。

“我到外边看看，到底咋回事？”

“他爹，你小心呀。”

白马自己走进家，硬往栏里钻。有草帘子挡住门，没钻进去。老太太怕马背上的“炸弹”爆炸，没敢往里放它，站在一边等老头儿。

老头儿围村转了一圈，没发现任何情况，回家关上大门。

“他娘，你端个灯放在栏里。”

老太太去堂屋端灯，没出屋就被风吹灭。她端着熄灭的灯，摸黑走进牲口栏放在墙巢洞儿里，又从兜里取出火镰打火，啪哒啪哒，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打着火点上小油灯。老

头儿把小毛驴拴在最里边，又将白马牵进来。白马一头插进槽里，拱弄着吃草。老头儿细心观察马背上的口袋，有几道绳子和马紧紧捆在一起。他小心翼翼地解开绑口袋的绳子。

“别弄响了！”老太太战兢兢地说。

“你躲开！”

老头挥一下手，老太太后退半步，又凑上来。

“他爹，你躲开吧，我来弄，咱家没有你不行。”

老头儿把老太太推开，慢慢解下绳子。本打算把口袋扛到院子里，等到天明再检查里边的东西。忽然，口袋动了一下，老头儿吓了一跳。怕敌人装上野兽放出来伤人，没敢解扎口的绳子，隔着口袋摸，摸着一个圆骨碌的脑袋，又吃一惊，闭起眼睛镇静一下，然后冲着口袋喝道：“你是啥人？老实说？”

口袋又动一下，没有回声。

老头儿思忖：“是不是被俘的八路军同志，被敌人打得半死不活放出来‘示众’？”他解开口袋，露出的是两只脚，穿着白封鞋的两只脚。他从马上抱起口袋，将露出的一头放到地上，口袋竟然没倒，直挺挺站住了。老头儿心里犯嘀咕：“老天爷，里边到底是什么人？活了多半辈子，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奇事。”他定一定神，细观察，口袋挺肥大，不是装粮食用的。用他由下而上，一点一点往上卷，卷到最后，露出一颗头发蓬乱的脑袋。乌黑的乱发环抱着一张惨白的鹅蛋脸儿，两只黑亮的眼睛闪着泪光，嘴里塞着一条旧毛巾。老头惊得目瞪口呆。站在一旁的老太太惊得“呀”！的一声。老头忙拿掉毛巾，眯起老花眼审视这张白得可怕的脸，原来是个十七八岁的姑娘，长得很好看，眼里含着极大

的痛苦。

“姑娘，这是怎么回事？”老头儿问。

姑娘没有回答，大颗的泪珠滚落到衣襟上。

老头儿展开口袋看，上面有个碗大的出气孔，他曾听人说过，人贩子有这种专用品，但从未见过。

“他娘，你领姑娘去堂屋暖和暖和。”

老太太领着姑娘进了堂屋，又从兜里取出火镰打火，在黑暗中敲了半晌，一点火星才落到火绒上。她噗地一口吹着，点上小油灯。在灯光下，她上下打量这个陌生姑娘：眼泪没有了，咬着嘴唇，盯着手里捏紧的一根锥子。

“天哪，她要跟谁拚命？”

老太太打了个寒颤，差一点喊出声，慌忙移动两只小脚，跌跌撞撞走进牲口栏。白马正拱弄着湿漉漉的草料大吃大嚼，老头儿拿着毛刷梳理它发亮的鬃毛。

“老头子，好吓人哟，那丫头拿着锥子，不知要干啥？”

老头儿不慌不忙放下毛刷，若有所思地站了一会。然后跟着老伴去堂屋。见那姑娘站在地上，手里紧紧地捏着锥子，脸上似乎有一股杀气。

“姑娘，把锥子给我！”老头儿用温和而坚定的口气命令道，同时将一只大手伸到姑娘面前。姑娘猛然一颤，仿佛从梦中醒来，向老头儿扫一眼，顺从地将锥子送到他手里。

“上炕暖和暖和吧”，老头向姑娘作了手势。

姑娘脱掉鞋子爬上炕，老太太拉过一床被子替她盖腿上。老头儿坐到椅子上，装上一袋烟，抽了两口，又慢条斯理地问：“姑娘，是谁把你装进口袋的？”

姑娘垂下头，没有回答。

“或许是个哑巴妮子哩。”老太太插嘴说，“若是会说话，喊救命，还能让人家装进口袋？”

老头儿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他麻搭着眼皮抽完一袋烟，翘起脚在鞋底上磕磕烟灰，站起来对老伴说：“你们歇着吧，我去哑巴屋里睡。”一撂门帘走了。

老太太指一指枕头，姑娘轻手轻脚地躺下。小油灯吹灭了，屋里黑洞洞的。姑娘一伸手，无意中触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赶忙缩回来。刚才她没注意，原来炕里边睡着个孩子，不知是老太太的什么人。姑娘没有睡意，眼睛大睁着，千思万虑涌上心头：表哥……，白殿臣……，报仇……，当八路军……她脑子里好象开了锅一样翻滚，不知翻滚了多长时间，才昏昏沉沉地入睡了。

“奶奶，她是谁？”

姑娘被一个孩子的问话惊醒，但她没有睁眼，眯着眼睛瞧，只见从炕里头的被窝里坐起个小姑娘，大约十一二岁，短发乱蓬蓬的，红红的脸蛋儿象熟透的苹果，一对圆溜溜的眼睛骨碌骨碌转。

“别吵吵，老太太颠着小脚从外间屋走进来，悄悄地对小女孩说，“昨天夜里，咱被抢走的白马驮来个大姐姐，不知咋回事，你爷爷不让乱说。”说罢，她转身走出去。

小女孩好奇地打量装睡的姑娘：“嘿，你醒着，别恋被窝儿了。”小女孩生拉硬拽把姑娘扯起来，“我去出操，你跟着看看吧，俺儿童团可棒啦。”

姑娘睁大眼睛，忧郁的脸上出现一丝兴奋的表情。

“你怎么不说话呀？”

姑娘没有吱声。

“你聋？我大声说，你村有没有儿童团？”

姑娘仍然不吱声。

小女孩生气了，大声嚷嚷：“奶奶，她不理俺。”

“她是哑巴，”从外间屋传来老太太的声音，“小英子，别咋唬，快来洗脸吃饭。”

“真恼人，咱家成哑巴市了，叔爷是哑巴，又来一个哑巴”。

小英子失望地撅起小嘴，没好气地拿梳子朝自己的脑袋胡乱梳了几下，顺手扔给“哑巴”姑娘。

“哑巴”姑娘熟练地梳理她散乱的长发，编起一条粗大的发辫。前额上蓬松的刘海衬托得眉眼儿分外秀气。

“嘿嘿，你怪俊的，俺喜欢你，你会说话就好了。”

小英子要顽皮，抓挠着小手搔姑娘的脸颊。

这时，老太太一掀门帘探进头，“猴丫头，别胡闹，领姐姐出来洗脸吃饭。”她和颜悦色地说。

温水已经倒进铜脸盆里，老太太指指点点作手势让“哑巴”姑娘洗脸。“哑巴”姑娘洗过，小英子用残水扑槽两把，算作洗脸。

“他老兄弟俩吃过走了，咱们就围着锅台吃吧。”老太太盛一碗地瓜粥送到姑娘手里，又指着小板凳让她坐下。姑娘望着和蔼可亲的老太太，眼里淌出感激的泪花。

老太太慈眉善眼儿，说话亲切和气，喋喋不休。

吃过饭，小英子跑出去。成群结队的青年妇女拿着崭新的鞋子走进来，有人在院子里就喊：“老村长大伯，看俺做的军鞋，跟铁鞋一般结实。”

“快进来，老头子出去了，鞋先放在哑巴的屋里。”老

太太把妇女们领进东间里屋。

上午，送鞋的妇女络绎不绝，炕上堆满了鞋。中午老村长和哑巴回来了，全家人忙着往口袋里装鞋子，“哑巴”姑娘也帮忙。

午饭后，“哑巴”姑娘靠在被窝卷儿上打了个盹。

小院子热闹起来，人声喧哗，牲口嘶鸣，脚步杂沓。姑娘被惊醒，腾地坐起来，急忙爬到炕里头，从窗上的一块小方玻璃往外瞧：院子里有小毛驴、大骡子，小伙子们嘻嘻哈哈，往牲口背上垛口袋。昨夜回来的大白马也驮上口袋。姑娘转身跳下炕，跑出屋，在大白马身边站定。突然出现一个陌生姑娘，小伙子们不由得一愣，惊疑的目光投到她身上，姑娘难堪地垂下头。老村长向众人扬扬手：“出发吧。”老村长的哑巴弟弟赶着白马第一个走出院。小毛驴、大骡子随后鱼贯而出。姑娘跟出去，走在大白马后头，哑巴咿咿呀呀作手势，让她转回去。姑娘不理睬，硬是跟着走。哑巴急得直跺脚，老村长说：“让她跟着去吧，碰上妇教会的同志，把她交给她们。”

一队人马出了村，老村长走在旁边，又观察这个来历不明的姑娘。看她皴裂的小手，象个庄稼姑娘；看她的动作、眼神，又不象庄稼姑娘。肯定不是哑巴，又不说话，真是个迷。

刚下过雪，田野上一片白，棕黑色的枣林星罗棋布。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没有一条大路，躺着纵横交错的道沟。这沟是大路挖开的，通称抗日交通沟。

哑巴赶着白马从斜坡走进交通沟，一行小伙子也赶着牲口跟下去。老村长夹在当中，姑娘在老村长背后。他们左拐

右转，走了一下午，出沟进入一个村庄。这时天近黄昏，村边站岗的战士认出老村长，热情地打招呼：“老村长大伯，又送什么来了？”

“军鞋。”

“好大伯，就怕俺们冻着。”

一个背军号的小战士，听说送来了军鞋，高兴得又蹦又跳又喊又叫：“枣林村老村长送军鞋来了，我去报告。”一刹时，小战士的身影不见了。不大会，供给股长迎上来：“大伯，你们辛苦了。”

“说哪一家的话呀，刘股长，你们最辛苦。”

刘股长把送鞋人领到村当中一黑大门前，热情地说：“大伯，您和大哥们到里边暖和暖和，我叫几个人来卸。”

“一点不冷，走得热呼呼的。”

小伙子们动手卸口袋。哑巴手脚麻利，第一个卸下来。白马轻松地抖抖鬃毛，快活地咳儿咳儿叫几声。这时，七八个战士围上来扛口袋。

大家忙碌着，谈笑着，谁也没注意来历不明的姑娘。人们暂时忘记了她的存在。她抚摸着白马的鬃毛，向众人扫了一眼，弯腰抄起地上的皮鞭，飞身上马，朝马屁股猛抽一鞭，疾驰而去。只见她回过身大声喊：“大伯，我一定把您的马送回来。”

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搞得大家目瞪口呆。哑吧愣了一刹那，拔腿就追。小伙子们大呼大叫，也随后追赶，哪里追得上？刹时间，姑娘的踪影已经不见了。刘股长和战士们干着急没咒念，他们是步兵，两条腿抵不上四个蹄子。

小伙子们转回来，喘着粗气乱嚷嚷。老村长脑子里骤然

一现：3月15庙会上，人山人海围起个特大圆圈，一个穿着红衣裤的小姑娘，骑着白马在里边飞转，裤腿和袖口上的小铃铛叮铃呤地响。她身子一跃站在马背上，舒展双臂，呼扇呼扇象只飞燕。忽然一个倒栽葱，脑袋朝下脸朝天，腾然一跃，双脚又落到另一匹飞驰的白马上，让人眼花缭乱。老村长疑心，眼下逃走的姑娘就是前几年那个穿红衣裤的小姑娘。卖艺人沦落天涯，四海为家，去哪里找她讨马？认倒楣吧！

“报告，”小号兵急冲冲跑来对刘股长说：“骑马逃走的姑娘，刚才向我打听一个叫张焕青的同志，咱英雄团有个排长叫张焕青，我告诉她……”

“乱弹琴！”刘股长大怒，“你忘了我军的纪律？连保守军事秘密也不懂？”

“我寻思，”小号兵怯生生地往后退，“我寻思她是老村长的女儿。”

老村长很镇静，没流露出再次失马的烦恼，再三劝刘股长不要责备小战士，是他自己警惕性不高造成的。

在回家的路上，老村长一直琢磨这件事，百思不得其解。他决定找区长详细汇报情况。